



1983

遵義地區創作叢目彙集

遵義地區文化局 編



F1773/50.

J230.7
59
3

B

085640

目 录

高高九里山(六场民族歌剧).....	向 典(1)
两个法官(七场川剧).....	高 文(17)
桐 花(六场黔剧).....	徐 征(31)
草原行(七场黔剧).....	费浩林 林茂莹(52)
春回龙泉(现代戏曲).....	锡 仁(73)
黑手案(新编古装剧).....	李宽照 刘守忠(92)

主 编: 韩金汉

责任编辑: 林茂芒

余新生

封面题字: 唐立津

· 六 场 民 族 歌 剧 ·

高 高 九 里 山

向 典

时间：八十年代。

地点：西南某省九里山仡佬族自治县。

人物：以出场先后为序

山匠妹：女，18岁，仡佬族姑娘。家住松岭寨。（匪）

迟羊崽：男，19岁，仡佬族娃娃。家住鱼溪寨。（羊）

迟旺：男，34岁，自治乡供销社经理。迟羊崽的长兄。（旺）

阿桑：女，21岁，仡佬族姑娘。家住鱼溪寨。（桑）

亚芒：男，22岁，仡佬族娃娃。家住松岭寨。（芒）

亚普：男，80岁，寨老，亚芒的爷爷。（普）

阿雅桑：女，50岁，阿桑之母。（朵）

山正：男，48岁，自治乡乡长。山匠妹之父。（正）

序 歌

高高九里山啊！
我可爱的歌乡，
歌唱我仡佬人的爱情和希望。
高高九里山啊！
我可爱的丝乡，
纺织我仡佬人的团结和理想。
唱吧唱吧，
为我们八十年代的生活歌唱！
织吧织吧，
为我们八十年代的祖国装扮！

第一场 闹 店

〔幕启，露出乡场一角的半月店铺。“九里山仡佬族自治县供销社”店牌赫然在目。店铺右侧，是场口，山野在望。〕

〔幕启时，供销社铺门严关。一鱼溪寨姑娘提着一蓝丝货上，见门未开，颓然放下藤篮，叹气坐等。唱：〕

九里山下，鱼溪水悠悠。
鱼溪的人，家家纺丝又织绸。
自从那年兴揪斗，
便和山上松岭的人结冤仇。
松岭寨的丝啊，
牵不上鱼溪寨的机头！

唉——

〔歌声歇，一松岭寨的娃娃背负一篓蚕茧上。见未开门，也欲放下竹篓，回头瞥见那一鱼溪寨的姑娘，立马走开，在另一角落放下，叹气坐等。唱：〕

九里山上，松岭云漫漫，
松岭的人，家家栽桑又养蚕。
自从那年兴造反，
便和山下鱼溪的人结仇冤。
鱼溪寨的巧手啊，
不愿缫松岭寨的蚕茧！

唉——

〔随即又有一松岭寨携蚕茧的和一鱼溪寨提丝货的男女上。二人相见，也各自分开，坐等开门。〕

其中一松岭寨的：看，太阳都当顶了，这位

迟旺经理还不开门！（对身旁的人指着鱼溪寨的人）呶，她们便有丝套头，干脆去买一张吧。还避忌哪样，（指身旁人的头）你这张，早该拿来当洗脚帕了。去。（推之）

〔话未已，山匪妹也搯蚕茧篓上。〕

匪：（见状）嘻嘻，要得要得！干脆我们都来个货掉货，掉好了，好各自回家，免得干等这位老爷经理！（自语）唉，这个鬼迟羊，怎么还没有把他家那个背时的阿哥说来！

〔迟羊崽也提藤蓝上。〕

匪：（上前喝住）站倒！赶快去喊开门！

羊：（讷讷地）好好，我来叫门。（敲门）阿哥开门！阿哥开门！（猛省）哟？刚才我在鱼溪河边那么劝他，他还总是钓他的鱼，一点高矮都不说，只怕未必就回来吧？我，我还敲那样门哟！等吧，（对众）我们大家只好等了。

匪：（急得直跺脚）你，你这个瘟人哪！

羊：那，那我再去催他一声好不好？噫？（指场口）来了来了！拿起鱼竿来了！

匪：（打量）果然来了。（对众）他看见我们这样多人，便是来了，也未必愿意开门，我们还是暂时躲开一下，等他把门开了，再来要他收货。怎么样？

众：好。（一一躲开，迟羊崽也欲下）

匪：（又喝住）你不能走！（对羊耳语，羊只顾点头，从另一个角下）

〔迟旺手拿鱼竿和一串鲜鱼唱上。〕

旺：（唱）烈日炎炎，

生意清闲，

白天太长夜间短，

屁股坐痛在柜台边。

唉——

虽有铁饭碗，

虽有油水添，

不象当年权柄大，

如今只有小小那么一点买卖权！

且到鱼溪去消遣，（看表）

不觉已到晌午边。

〔迟羊崽暗上相迎。〕

羊：阿哥。（接过迟旺手中的鱼竿和鲜鱼）

我来替你收拣吧。你看，阿哥，我把家里织的丝货都提来了。

旺：好，就一起拿进去吧。

羊：不。阿妈说，这几天外面风言风语，说你收些私货来卖高价，我就劝阿妈交我拿来当众交货，免得人些闲话。

旺：好好好，今天你说话做事，好像多了个心眼，羊崽呀，以后都要这样才好。

〔二人开门进店，迟羊崽首先去打开铺面。然后又走出柜台，守着他的藤蓝等候众人。〕

〔迟旺伸了一个懒腰，取下算盘，坐下，准备营业。〕

〔众上，拥向柜台。〕

旺：（手拿算盘笑脸相迎，边打算盘边唱）打算盘，二下五去三，

众哈乞，利颜利颜（乞佬人见面语）。

合同可带来？当众来兑现；

该评哪等和哪级，

决不相欺与相瞞。

若要挑货色，百拿我不厌；

若要问品种，百问我不烦。

只求不赔本来不拖欠。

我迟旺，决不弄虚作假赚那几个昧心钱！

〔山匪妹支使迟羊崽先交售。〕

〔迟羊崽取出蓝中丝货，送上柜台。〕

旺：（并不端详）下等！（立即在合同上盖章，付款）

羊：阿哥，阿哥，（拿着货款，惶惑地）这、这是阿桑表姐帮助阿妈织的呢！

旺：你这个羊崽呀，哪能说我们自己织的和我们亲戚织的，就要抬价收购呢！

羊：（有苦难言）你，你，阿哥，哪个不晓得阿桑姐是我们鱼溪寨的好手！（把丝货夺过捧向众的面前）你们来看，这丝套头，丝桶裙是哪一点织得不好？是不是就只该评下等？

旺：（夺回丝货）羊崽！你怎么这样争高论矮！

〔众相觑，咋舌。〕

旺：（指众）你们的，快拿来评！不要耽搁时间！

众：（醒悟过来）不评了！（各领回丝货欲

下)

〔山匪妹连忙向迟羊崽使眼色，扯衣角。

羊：大家不要走！（莫奈何地）好容易我才把我阿哥请来，再要评不成，她——（车身看着山匪妹）

〔众留下。山匪妹连忙捧蚕茧向柜台。

旺：照说我们这里仓容有限，资金有限，蚕茧是不收的，不过——（笑得更甜）收点样品也可以。（随便看过蚕茧）呀！好茧！上等上等！小阿妹，真看不出你养蚕还真有一手呀！不错！不错！并不因你是我们乡长的咪噜，我就抬你，不信你们大家都来看！嘻嘻……（连忙拿起私章、欲盖）

〔山匪妹一手拦住。

匪：我今年才学养蚕，全个松岭寨，数我质量最差，我的都能评为上等，要是那四乡闻名的丝匠亚芒哥来，你该评为哪等？他们（指众）的又该评为哪等？（推众）去评！去评！

众：我们还有哪样评的！不评了！走！

〔众下。留下迟羊崽一人，不知所措。

旺：（从柜台内跳出，手指着迟羊崽的鼻梁）你、——你这个笨蛋呀！

〔幕内嘈杂声起。

旺：你看，你跟我惹祸来了！还站着做哪样？还不帮我赶快关门！

〔幕内阿桑唱：

长长鱼溪水啊，
莫非你又要掀波起澜？

〔幕内亚芒唱：

高高九里山啊，
莫非你又有乌云弥漫？

〔鱼溪寨众拥阿桑上。松岭寨众拥亚芒上。

鱼溪寨众：迟旺经理，今天就请你来把我们阿桑姑娘织的丝货评一评！

松岭寨众：迟旺经理，今天也请你来把我们亚芒娃崽养的蚕茧评一评！

旺：今天有事关门，改天再评吧。嘻嘻……真真对不起。

桑：表哥，我的评不评倒不要紧，既然大家对评等定级有意见，你就当众给他们再评一下吧。

旺：啊呀呀呀——表妹，你是个聪明人，怎么一时倒糊涂了，明明大家都想攀高争等，不过拿你来做挡箭牌，这个等，今天是无论如何评不好的，还是改天请上级来评的好！

芒：你是我们仡佬族自治乡的经理，要是上级不相信你，族人不相信你，还让你来管这个店么？迟旺经理，现在紧紧忙忙，请你评级收了，我们也好去忙啊。

旺：哪样？你们的蚕茧刚才我不过是收个样品，你也想评呀，仓容在哪里？资金在哪里？啊？

桑：那为哪样你们要订合同？

旺：他们可以找其他的供销社订嘛。

桑：那你们是干哪样的？（指店牌）这个招牌怎么写的？又不是你迟旺一家人开的，怎么能由你说了算？

芒：（忙截住）算了算了，不收算了，我们就去另谋出路吧。

桑：（喝住）不行！非要他收购不可！

旺：（讥笑）呵呀表妹！你是聪明人，你该晓得，大家不能估买估卖吧？

〔阿桑沉思，众哗然。

桑：（以手止众）哈吃乡亲们——

（唱）眼前事揪痛了我的肝胆，
沉思里想出个初步意见。

（白）我很年轻，缺乏经验，我说出来请大家斟酌。

（唱）松岭寨会缫丝养蚕，
鱼溪寨会织绸织缎，
我们联合办厂，
再不受他——（指迟旺）
再不受他刁难！

众：（拍手）好好好！

芒：（无限激动）

（唱）我们的丝乡要发展，
我们的哈吃要打扮，
赶快联合起来，
大家互相支援。

旺：哈哈哈哈哈（大笑）看来你们又想吃“大锅饭”了！哈哈哈哈哈……

桑：不！（唱）我们不硬扯活拉！

芒：（唱）我们要坚持自愿！

旺：（唱）那还要不要领导？

匪：（唱）我去找阿爸备案！

旺：好！那你们专业户和我们供销社订的合同，是你们自己把它废了，二天可不要再来找我啊。（下）

桑：不！不但还要找你，我还要去告你！（气急欲下，踢倒）喂哟！（呼痛）这个鬼树桩！

芒：（急上前扶桑）阿桑！

桑：不要紧。（对众）各位哈伢，趁我们乡长正在县城开会，我想是不是干脆进城去找他，请求上级批准我们联合办丝厂？

众：（欢呼）好！

鱼溪寨众：你是我们鱼溪寨的织丝能手，我们就推你作代表！

松岭寨众：亚芒哥是我们松岭寨出名的丝匠，我们就推他！

芒：不不不，我不行，我不行。

桑：（一手拉过）行！扭扭捏捏，象个大姑娘！

芒：（再推）我在家筹备算了，代表还是另选吧！

〔阿桑索性把自己的藤篮塞进亚芒的竹篓里。

桑：（把双手向后一背）我看你走不走？

芒：（无奈何地，把竹篓背上）要不是你的脚刚才踩住了，我……（扶助阿桑）

桑：你，怕和我同路？

芒：走吧，不讲这些了。你倒是把痛脚招呼好。

桑：（感动地）好。亚芒，我看你今天联合的兴致倒很高……

芒：大家都有这种要求嘛，是你提出的主意很合众心。

桑：但是啊——（呼痛）喂哟！但是啊——

（唱）你走松岭寨，
一路有多少大坡小坎；
我走鱼溪寨，
一路有多少深塘陡滩。
好像刚才被刁难，
好像刚才被绊翻。

（白）万一我们再遇到什么困难，该怎么办？

芒：（唱）我爱松岭松，
爱它不怕地冻与天寒；
你爱鱼溪鱼，

因它不怕大浪与狂澜。

你联合的意志如铁铸，

我办厂的虔诚似朱丹！

（白）既然要联合，任它千难万难，我一定勇往直前！

桑：亚芒哥！（欲言，痛剧）喂哟！

众：阿桑！（很近）

桑：（挽住亚芒）走吧。（下，众送随下）

〔只留下迟羊崽一人，不禁感伤，忍泪不住。

〔迟羊暗上。

旺：（对羊）你也难过？活该！明明阿妈和姨娘都有意成全你们，你倒像木头一样，人家才故意找我做气，你，你这个笨蛋哪——

羊：（似信似疑）真的呀，阿哥？怕不会吧！（指桑芒二人背影）你看——

旺：（对桑芒二人背影）哼！明明是冤家对头，好？不出事才有鬼呢！

——切光

第二场 撞 掇

〔时在前场次日。

〔亚芒家蚕房的门口。从门口，一面可以看到门外的柞林，柞树上爬满金黄油绿的柞蚕，有的正在啃食柞叶，有的正在结茧。另方面又可以看到蚕房内的情况。重重喂养桑蚕的簸箕，叠放在养蚕木架上。簸箕内的雪白的桑蚕，不时爬出簸箕，跌落下来。左边屋角堆放着桑枝，桑枝上爬满桑蚕，也在结茧。右边屋角，累累的箩筐，盛满下树的蚕茧，房里屋外，一片蚕的世界。

〔幕启时，亚芒的爷爷亚普，正在里外忙碌，有时到柞林里放火药枪，惊吓啄食柞蚕的雀鸟；有时回到蚕房，给桑蚕添叶，把落的桑蚕拣进簸箕。

忙碌一阵之后，到门口坐下，打火吸土烟，一面悠闲地唱着吃家古歌。

普：（唱）衣哩拉瓜喂，

嘎哩罗咪因，
阿达晕，
阿达晕，
漫漫最共产党，
比哩哈吃好年成。

(或唱成汉意：月亮西边落。

太阳东边升，
热嗽嗽，
热嗽嗽，
万岁万岁共产党，
赐我哈吃好年成。)

[反复咏唱间，山匪妹欢蹦活跳上。

匪：亚普爷爷，亚普爷爷，我听你在唱古歌，我就来了。你教我，你教我，这古歌好听得，平时听我阿爸说，现在我们九里山能唱古歌的人不多了，你教我吧，亚普爷爷。

普：这古歌，我也是好些年不唱了。还是刚刚解放那几年唱过。唉——现时的共产党，才跟刚刚解放那几年的共产党一样啊！好，你想学，我教你。

[一教一学。未已，远远有呼唤“阿桑——”“阿桑——”的声音传来。

匪：(不觉自语)呵呀！定是雅朵妈不晓得阿桑姐和亚芒哥一路进了城，上坡找人来了！

普：(惊)那样？你讲那样？小阿女！阿桑？阿桑和亚芒做那样？

匪：人些推选阿桑姐和亚芒哥到县里要求联合办厂去了。

普：噢？联合办厂？办哪样厂？不行啊——

匪：为哪样不行？

普：小阿女啊——

(唱)桑蚕不能放进柞林，
柞蚕不能放进家门，
亚芒和阿桑，
不能在一起厮混！

匪：不。亚普爷爷。

(唱)都是九里山的哈吃，
都是竹王的子孙，
又都是共和国的儿女，
为哪样不能携手前进？

普：乖女也，那我问你——

(唱)既是一山人，
为哪样要相互拼命？

既是一条根，
为哪样要揪斗死人？

匪：不啊，亚普爷爷。

(唱)同在一张嘴里，
牙齿和舌头怎能说是仇敌；
同在一个天上，
月亮和星星怎能说比光明？

普：不能那样比啊，乖女。

(唱)牙齿不会把舌头咬死，
星星不会把月亮遮阴，
为哪样斗起人来，
要斗得九死一生？

匪：你不明白啊，亚普爷爷。我听阿爸说

(唱)只怪那疯狂的派性！
只怪那愚蠢的忠诚！
既害死了亚芒的阿爸，
也害死了阿桑的父亲。

普：啊呀，不要提了！不要提了！

(唱)这叫杀父恨，
不能同杯把酒饮；
这叫子孙仇，
不能共顶一颗星！
他们要联合，
除非太阳不东升！

(白)我，我要去把亚芒抓回来！(扔烟袋气极，晕去)

匪：(急扶)亚普爷爷，亚普爷爷……(扶下)

[阿雅朵寻女上。

朵：阿桑——！阿桑——！你昨天出门交售丝货，怎么今天还不见回来呀？唉——

(唱)一天不听你的纺车鸣，
娘一天茶饭都不进，
一夜不听你的织丝声，
娘一夜睁眼到天明！

(白)有人说你进城去了，有人说你上山来了，你到底在哪里呀？我的儿啊！

(唱)我寻遍九里山的树林，
我问遍鱼溪上的伧村，
歌场曾觅，要房曾问，
总得不到你的梦，
也寻不着你的影……

唉——

[迟旺吹木叶上。

旺：啊呀是你，姨娘！你是在找阿桑表妹吧？怪我昨天一时和别人拌嘴，没有来得及收下她的丝货，她一气之下，邀起亚芒，到县城一则告我，二则要求联合办厂去了。

朵：哪样？她要告你？她要办厂？邀的就是这亚普家（指蚕房）的亚芒？好哇！让我找他家爷爷要人去！（欲扑进蚕房）

旺：（拦住）进去要吃亏啊，姨娘。

朵：那，那我怎么办呢？

旺：唉——姨娘啊，都怪你老人家太大意啊！

（唱）表妹是河里的青鱼，

亚芒是饥饿的鱼鹰，

你怎不好生把她管紧？

朵：你不知道。我天天把她当个顶针戴着。

旺：那你是对我家阿弟小羊崽啊，姨娘！

（唱）表妹是天上的月亮，

亚芒和天狗一样凶狠。

你怎不好生把她管紧？

朵：你不知道，我天天把她当个荷包揣着。

旺：那你是对我家阿弟小羊崽啊，姨娘！

（唱）表妹是漂亮的天鹅，

亚芒鼓着蛤蟆的眼睛。

你怎不好生把她管紧？

朵：不要说了，不要说，我至亲的迟旺啊！

你既然这样关心你的表妹，你就赶快帮我去劝她回来吧。

旺：她一时还想不通我对她的好意，她是听不进话的啊。

朵：那你就见死不救呀？

（唱）你有几个表妹？

我有几家亲人？

你不帮我去劝，

哪个为我操心？

旺：是倒是啊——

（唱）你的亲人不多，

只有我家最亲，

鸡肉连着鸡骨，

树干连着树根。

羊崽和你是内亲，

请姨娘对他怜悯。

朵：（唱）只要你劝她回来收下货，
我让羊崽揩起来酒进我们。

旺：啊呀姨娘，你是嘴讲？

朵：不。心讲。

（唱）放出的鱼儿不收网，

说出的话儿不掉音！

旺：好！（唱）我收货不怕赔血本！

我救她不怕跳火坑！

朵：那我们找阿桑去吧。

旺：不忙，姨娘。我陪你老人家找亚芒家爷

爷去！（奔向蚕房）寨老！寨老！

〔亚普自蚕房出。〕

普：（回顾蚕房，余怒未消）

（唱）黄毛鸭不嫌自己的嘴嫩，

闹山雀不羞自己的噪音，

还要来把我教训，

还要把仇人认做亲人！

（白）小山匠，你滚！你滚！门外又是哪个在干呼湿叫？（见是阿雅朵，踉跄扑去）你！你！你！

（唱）你，你，你这条倒钩藤！

挂了前襟挂后襟。

你害了我的崽，

还想害我的孙？

你养个什么妖精！

怎不去把别人勾引？

朵：（也扑过去）

（唱）你，你，你这个野猪精！

啃了苞米又刨根。

你害了我的汉，

还想害我的咪噜——我的心？

你养个什么蛤蟆，

混想把天鹅肉吞！

〔迟旺从中架住。〕

普：你血口喷人！

（唱）你家织丝在鱼溪，

我家放蚕在松岭；

桥归桥来路归路，

浊还浊来清还清。

她要联合，不会找别的人户？

她要嫁人，不会找别的后生？

（白）快把我亚芒还给我！

朵：你才血口喷人！

（唱）可耻你身居寨老，

欺负我孤苦伶仃；

你上你的摩天岭，

我守我的独木林。

你要寻衅，不该找豺狼虎豹？

你要充狠，不该找恶煞凶神？

(白) 快把我家的阿桑还给我!

旺: 算了算了, 还是各家管紧各家的人算了!

普: 哼! 你要不把你家的狗唤回去, 谨防吃棒子!

朵: 哼! 你要不把你家的狗唤回去, 谨防吃官司!

旺: (挽住阿雅朵) 走吧姨娘, 还是去找表妹要紧。

——切光

第三场 说 痴

[前场次日。山野的路上。]

[幕启, 阿桑、亚芒并行同上。]

桑: (唱) 山含笑,

芒: (唱) 水欢畅,

合: (唱) 山明水秀好风光。

桑: (唱) 好鸟枝头把歌唱,

芒: (唱) 柳丝儿不住随风飏,

合: (唱) 好似迎接我们取经回故乡。

桑: 这回去到县城, 不比往回, 县里不但同意我们联合办厂, 还安排我们去参观, 好生开了一个眼界! 亚芒哥, 其实我们早就该联合起来, 你看人家缫的丝、织的绸, 都比我们要高出一个等级。

芒: 是啊。我还看到好多我们九里山的哈乞, 都拥到人家那里去买丝套头和丝桶裙, 我看, 我们不但应该联合起来办厂, 还应该办成蚕、工、商的一条龙。

桑: (拍手) 对对对! 你这一说, 倒把我提醒了。如果我们连产带销, 就再也不怕迟旺他刁难我们了。

芒: 前面(指路)便是岔路了。阿桑, 恕我不送你了, 明天一早我下山来, 共同先把计划订好, 送到乡政府去, 跟着就去贷款, 等到蚕一下树, 我们就动手搞起来, 你说好不好? (欲下)

桑: (阻拦) 好。你莫慌走, 我还要谢你一声才是呢。

芒: 不谢了。明天见吧。(又欲下)

桑: (又阻拦) 噫——你看那是哪样?(指路)

芒: 那是前天绊倒你的树桩。

桑: (从怀中取出藏好的套头) 你看这又是那样?

芒: 噢? 你怎么没有一起交售出去, 留这一张做哪样?

桑: 你猜!

芒: 啊——我明白了, 总是这张套头织得好, 留下来对歌跳月好送人!

桑: 你猜我会送给哪个?

芒: (摇头) 这就猜不着了。

桑: 你猜得着! (又指着那树桩)

芒: (莫明其妙) 你, 你送给它?

桑: (吐嗤一笑)

(唱) 那树桩, 只会把人绊撞,
送给它, 岂不天大荒唐。
看来你只懂缫丝和办厂,
全不晓套头要赠知心郎。

芒: 套头本来就该送给知心的人嘛, 和那树桩又有哪样关系, 这我就更不懂了。

桑: 唉——你这个人呀, 我问你——

(唱) 树桩把我撞,
谁扶我医伤?
我要谢他,
谢他扶持相傍;
我要谢他,
谢他待药相将;
我要谢他,
谢他耐心传技;
我要谢他,
谢他同心办厂;
我要谢他,
谢他不虚不妥;
谢他正派大方;
谢他热心公益;
谢他知暖知凉……(含羞塞给套头)

芒: 绕了半天, 你是在指我呀! 那点小事, 你都认真了, 简直不敢当, 不敢当。

(推让)

(唱) 你邀我联合办厂,
真使我受宠若狂。
那点小事算哪样,
何必记在你心房。
哪如你对同志披肝沥胆,
哪如你对故乡一片热肠……

阿桑啊阿桑，
我是无用的人呀，
你才是我学习的榜样。

桑：不不。（又塞给套头）

（唱）不要推让，
不要推让，
套头虽不好，
聊表我心肠。
你收下它吧，亚芒！
怎么倒象一位姑娘样！

芒：不不。（又推让）

（唱）办蚕业，办丝厂，
我们可以共商共量；
对山歌，跳月亮，
我们可以同歌同唱；
只是你万万不要相赠呀，
姑娘，相赠要引来中伤！

桑：不啊不啊，亚芒哥——（又塞给套头）

（唱）我不怕中伤！
我不怕中伤！
未来的事业要去闯，
过往的事儿莫思量。
我爱你品性端方有志向，
是九里山佗家的好儿郎！

芒：害羞啊害羞！姑娘啊——（又推让）

（唱）我们是时代的牺牲。
我们是仇恨的瓜秧。
我们可以不计既往，
世俗却像一堵铜墙；
寨老不会听我的摆布，
阿妈也不会替你着想……

〔迟旺随阿雅朵寻阿桑上。〕

旺：表妹！

朵：（扑去抱住阿桑）啊呀我的儿，你想得娘好苦呀！（对亚芒）你，你，你是哪家的人？你和我家咪噜一路干哪样？……（挽阿桑）走！

旺：表妹！你也是！他是哪家的人你不知道？

桑：我不知道！（挣脱娘的手）我只晓得——

（唱）他和我——
同生同长在九里山上，
他和我——
从小同斗草儿同放羊，

我们一同唱落过星星，
我们一同唱醉过太阳；
曾经是同学同窗，
今天又联合办厂，
共一付心肠！
同一个理想！

旺：我和姨娘已经商量好了：你织的套头也好，织的桶裙也好，我全部包销！

桑：我不要你包销，我们能自产，就会自销！

朵：你呀（又挽住阿桑）你这个驷头儿呀！

（唱）同生又怎样？
同学又怎样？
你怕是鬼迷了心，
才这样胡涂的想；
他是那对头家的娃崽。
你是个受害人的姑娘。
两家人杀父之仇，
怎能够你来我往！

芒：这，这，阿桑，你就把我忘了吧！（挣扎欲走，被阿桑死死扭住）姑娘，我不能害你。

（唱）蜜蜂儿错认了纸花，
纸花吐露不出芳香；
小鸟儿错认了月亮，
叫不出灿烂的太阳；
春花儿错认了季节，
迎不来真正的春光。
你的情意山高水长，
我只能永远记在心上。
你好好早去联合别的哈伢，
我也只好去联合别的同行。

桑：不不！亚芒哥也——

（唱）我没有认错，我没有认混！
你是九里山出名的丝匠，
我要做九里山争气的织娘。
我们要带头大立志向！
我们要带头医好创伤！

旺：表妹，姨娘这大年纪了，你就顺她口气，我们走吧。

桑：不走！

朵：迟旺，拉走！

〔迟旺出手强拉，阿桑挣扎。亚芒痛苦万分，欲走不忍，欲救不能。〕

〔亚普领数人上。〕

普：（扑向亚芒）你，你，你这个报应！你走不走？！（对来人）架上！

芒：爷爷，你老人家且等一等。（挣扎）

（唱）可恨这无辜的仇！

可恨这胡涂的帐！

阿桑阿阿桑，

你的心像溪水一样清亮，

我也知那是时代的荒唐。

只是我有个执拗的爷爷寨老，

你又有个形影难离的阿娘。

我们就此分手各去联合吧，

一定要继承发展我们的丝乡！

桑：（挣扎）不不，不要分手！

（唱）你定要劝慰爷爷寨老。

我自会说通我的阿娘。

我要向世人表明真相，

我要向历史诅咒荒唐！

〔双方各自尽力拉芒拉桑。〕

桑：（唱）你回去快把计划起草！

芒：（唱）你应该尽早去会乡长！

〔二人终被分头拉下。〕

〔静场片刻，山匪妹奔上。〕

匪：（唱）久雨望晴日不出，

久旱望雨雨不降。

我的这位阿爸，

为何还不回乡？

（白）唉，如今乡头闹得风风雨雨，我的阿爸乡长，这次进城开会，怎么还不回来呀？走，进城找他去！（下）

——幕落

第四场 惊 魂

〔前场后次日清早。九里山侗族自治县乡政府门前广场。四周绿杨翠柳，鸟儿跳跃枝头，唱着晨曲。〕

〔幕启，山匪妹领来一队男女侗族青年。〕

匪：（对众）姑娘们，娃崽们，你们先等着，我去把我阿爸请出来。（放低声音）注意哈，大家可要跟着我的话说啊——（入乡政府）

男众：（各取下套头，在手中摇晃）看，这

样的套头，做洗脚帕都嫌它破了！

女众：（各撩起自己的桶裙）看，我们这样的桶裙，还能穿起唱歌跳月，走村串寨吗？

〔乡长山正随山匪妹从乡政府出。〕

正：好哇——人还不少！你们怕一个人提意见我不接受吗？你们还真有一手呢，支起我的咪噜打头阵。好，有什么意见，就象你们“打木雀——照直甩”那样，快直说吧！

匪：阿爸，他们哪里是来向你提意见哟！他们好象是（向众使眼色）来向你老人家借点哪样东西呢。

正：噢？向我借东西？我有哪样东西好借呀？我家里的东西，跟我这（指脑袋）里面的东西差不多，哈哈哈哈哈，连自家都不够用！（对众）好，说吧，要借哪样，除了公家的，只要是我山正有的，我一定借！我一定借呀！

〔众相视，忍笑不住。〕

匪：（以目止众）刚才说得那么展劲，见了面怎么不说呀？噫？

男众：乡长，你看我们的套头都旧了，唱歌跳月，走村串寨多不好意思，你老人家就借一张新的给我们吧。

正：哪样？新的？（取下自己的套头）连我这张也旧得只能当洗脚帕了，并且也只有这么一张，哪来的新的，那来那么多，借给你们呀？跳皮！

女众：乡长，你看我们（指桶裙）的桶裙都发白了，你老人家借件新的给我们吧。

正：噢？借桶裙？哈哈哈哈哈，你们这些年轻人哪，名堂硬是多，比我们这老者心眼多啊！我明白了——你们借套头借桶裙，无非是个引子，目的是要提个哪样要求是不是？呵？

众：我们松岭寨和鱼溪寨的好些专业户，想联合起来办个蚕丝纺织加工厂，生产我们九里山出名的丝套头和丝桶裙。

正：好哇！这个主意很好嘛！我在县城跟阿桑、亚芒表过态的。这次县里开会，上级也要我们支持“两户一联”不想你们还先提出来了。搞！我们支持你们搞！

众：但是如今却搞不成了！

正：（惊）那是为哪样？为哪样搞不成了？

匪：他们的意思是来问一问，你们派人去抓

了阿桑和亚芒没有？

正：（双手一推）没有哇！这和阿桑亚芒又有哪样关系呢？

众：是他们两个承的头呀！

正：有人承头还不好？承头的遭抓了！荒唐！现在新宪法都颁布了，还有人敢来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你们讲，哪个抓的？！

众：寨老和经理！

正：他们的理由是那样？

匪：他们说阿桑和亚芒不能相好！

正：嗨！又是老毛病发了！如今是什么年月，还要从旧恨里去挖新仇！还要去干涉别人的婚事！好，去把寨老和经理请来；同时，今天就安排“打木雀”！按我们仝家人的规矩，谁人相爱谁人打！听凭他们自由选择！（进乡政府）

众：啊喝——（欢呼）

〔幕内歌声起——

（唱）天上飘来五色云，
地下生我仝老人；
年年都兴打木雀，
男欢女爱自配亲。

〔歌声中，众搬来打木雀的花杆，立于台中。

匪：放炮知会！

〔幕后鸣炮两声。

女众：走！我们邀约阿桑姐去！（下）

男众：走！我们邀约亚芒哥去！（下）

匪：这个羊崽哥，天天遭他家那个背时阿哥缠倒，也当阿桑和亚芒遭抓去关起一样。走！我也邀约他去！（下）

〔静场片刻。幕内阿桑唱——

冲破牢笼！
冲破牢笼！

桑：（上唱）

心悬办厂怕成空！
计划没拟好，
报告犹未送，
还不知亚芒哥是吉是凶？
一夜不成眠，
眠也多是梦！

半路之上，
忽闻炮响，
果见花杆立歌场。

木雀升千丈，
考较有情郎，
但不知有没有山上的亚芒。
煞费我思量，
望穿眼一双！

（自语）唉，亚芒啊亚芒，难道你没长耳朵，听不见炮响？难道你没有长脚，不能冲出牢墙？莫非就让它一风吹了，不能联合办厂？

〔迟羊崽上。未发现花杆后的阿桑。

羊：（唱）一听炮声响，
连忙上歌场，
心想山匪妹，
又盼姐阿桑。

（自语）可恨姨娘把表姐拿来关起，可恨阿哥又要我向她求亲，又不放人家来打木雀，天呀天，世间哪有把人关起来亲这本书啊！

桑：羊崽！

羊：（大喜）啊呀表姐！（奔向）你，你，你……

桑：我？我哪样？

羊：你，你来了，啊呀我的天，你来了就好了！

桑：我来了有哪样好？

羊：你来了我就好问你呀。

桑：你要问我哪样？

羊：我要问你，你对阿哥说你，你，你喜欢我哇？（羞涩低头）

桑：嗯。

羊：真的？（手舞足蹈）

桑：真的。

羊：你喜欢我哪样呢？

桑：我喜欢你老实，喜欢你讲真话……

羊：一个人为哪样要讲假话呢？

桑：那你也喜欢我吗？

羊：喜欢。

桑：你还喜欢别的人吗？

羊：喜欢。

桑：谁？

羊：山匪妹。

桑：一个人只能喜欢一个呀。你愿意喜欢哪一个呢？

羊：这，这，只要她不老是吼我，我就愿意喜欢她。

〔山匪妹勿上。

匪：（唱）门前喊破嗓，
不见小迟羊。
这个短命鬼，
不知窜何方？

（自语）嗨！这个瘟人哪！（回头瞥见）过来！

〔迟羊崽畏缩。

桑：山匪妹，哪能这么凶啊！人家喜欢你呢。你不要老是吼人家嘛！

〔迟羊崽暗自欣喜地向匪靠近。

匪：（恨阿桑一眼）阿桑姐！你！（对羊）快走！我要好生审一审你！（挽羊下）

〔幕内亚芒唱——

炮声催人！
炮声催人！

芒：（上唱）

心悬办厂魂初定。
计划与报告，
腹稿已写成，
阿桑妹定然在歌场久等。
且把干系了，
各自去联人。

桑：不！我们要一起去筹备！一起联合！

芒：阿桑！你果然先来了。

桑：（唱）赶快考虑！

赶快商量！
车到山前快主张。
如若念旧仇，
两家永参商，
势必要中奸计横生枝节，
辜负众乡亲，
空欢喜一场！

芒：我的考虑也是这样。只是——

桑：只是哪样？只是你不敢爱我！是不是？

芒：不不！

桑：不不？那你敢不敢来打木雀？

芒：有哪样不敢！

〔幕内男歌声起——

（唱）千声万声无回应，
不知画眉向哪村？

〔幕内女歌声答——

（唱）画眉站在花杆上，
唱歌要对有情人！

〔山匪妹迟羊崽各领男女青年边唱边上。

匪：人已到齐，对起歌来。

男众：（唱）说对歌来就对歌，
对歌不要脸皮薄，
人人都说心里话，
问你联合不联合？

女众：（唱）不是妹们脸皮薄，
开腔惊动神仙落，
神仙赞我联合好，
学去天上渡银河。

男女众：啊喝——（围着花杆起午）

（伴唱）说联合，就联合，
人间也可渡银河！

匪：对歌完了，打起雀来。

旺：（上唱）报喜！报喜！

上级来了指示，
合同不是白纸。
既要收购套头桶裙，
又要收购蚕茧缂丝，
既要采购上门，
又要放宽等级！

匪：迟旺经理，你来做什么样？你的娃娃都头十岁了，莫非你都想来打木雀？

旺：哪里哪里。我是报喜来的。

匪：过去我们到店交售你都不收，今天你怎么想转了，倒要上门来收购？等我们打完木雀，再说！

旺：嘻嘻嘻……好好好。（乘大家不备，走近迟羊崽旁，对之耳语，迟羊崽面带难色）

〔迟旺暗下。

匪：（对女众）姑娘们，把木雀升起来。

女众：三妹来升。

（唱“升雀歌”）升木雀，升木雀，
天上有棵大梭罗，
木雀升在梭罗上，
问你有情人，打得着来打不着？

〔三妹升木雀。

男众：细崽你打。

（唱“打雀歌”）打木雀，打木雀，
天上有棵大梭罗，
木雀升在梭罗上，
情意千斤重，哪能把你打不着！

〔细崽打木雀。中。

众：（喝采）（唱）
情意千斤重，

果然正打着——
山中有好水，
林中有好木；
许多知心话，
慢慢去细说。

〔三妹细崽二人挽手相谢，退入林中。

女众：三妹升了，九妹来升。

九妹：我不忙我不忙，还是四姐来升。

四姐：我不忙我不忙，还是我们阿桑姐来升。

〔众推阿桑。阿桑推却不过。走向花杆。

女：（唱“升雀歌”）

男众：亚芒哥，这回该你打了，去吧去吧。

〔亚芒推却不过，握“打石”在手，欲打。

男众：（唱“打雀歌”）

〔亚芒打中木雀的同时，突然飞来一石打中阿桑头部，鲜血直流。

桑：（呼叫）哇——

众：（惊）噢——

女众：（扶住阿桑）阿桑！阿桑！（连忙为之包扎）

芒：这是为哪样？这是为哪样？（奔去）

男众：（发现迟羊崽在哭，拥向迟羊崽）

你，你怎么了？（发现迟羊崽手里没握“打石”惊诧）你，你的“打石”呢？

（各亮出自己的“打石”）我们的“打石”都在，你的哪里去了？呵？

羊：丢了。哇——（大哭起来）

〔女众扶阿桑下。也挽亚芒随下。

男众：是你！肯定是你！（抓住）走！到乡政府交待去！（下）

——幕落

第五场 探 病

〔紧接前场。

〔二幕前，亚芒手捧桶裙步态踉跄上，

（唱）

摧肝断肠！

摧肝断肠！

是何人劈下无情棒！

怪我太荒唐，

害她白遭殃！

辜负她一往痴情对我讲。

我不该犹豫，

我不该徬徨！

（白）你这打人的，你就该打我啊！

（唱）我要办厂！

我要办厂！

我要大胆爱阿桑！

是我太无情，

是我太乖张，

辜负她一片衷心为忆乡。

我要去求她，

不怕见阿娘！

（白）雅朵妈！雅朵妈！（敲门）

〔幕启，现出阿桑家小屋，阿桑病卧床。上。床前围满看望她的乡亲。

〔阿雅朵开门时，见是亚芒，速关门，亚芒夺门入，奔向病床。

芒：阿桑！（热泪夺眶而出）

桑：（挣扎坐起，双眼已蒙上纱布）亚芒！

芒：（见状，捶胸，唱）

怪我无情，

害你遭殃！

怪我无情，

害你遭殃！

辜负你一往痴情对亚芒，

辜负你一片衷心为忆乡。

我要和你联合，

和你一起做出榜样，

我要永远爱你，

象你大胆爱我一样！

桑：迟了迟了。（推让）

（唱）痴情已死，

双眼已盲。

痴情已死，

双眼已盲。

灵魂的瞳孔照不见爱的形象，

心灵的窗户透不进爱的阳光。

你要保重自己，

切莫为我悲伤，

你要倍加努力，

办好那联合丝厂。（抽泣）

芒：不不。（双手捧献桶裙）

（唱）我要把我的爱变成风，

吹遍这松岭山岗，

吹散世俗的乌云，
也吹亮你那心灵的明窗！

桑：不不。（推让）
（唱）我也要变成风，
只吹成我的丝厂，
已吹不回爱的痴妄。

芒：不不。（再献桶裙）
（唱）我要把我的爱变成雨，
洒遍这鱼溪岸上，
冲决荒诞的长堤，
也滋润你被烤裂的心塘。

桑：不不。（再推让）
我也要变成雨，
只浇灌你的蚕桑，
已润不活我爱的愁肠。

芒：不啊不啊！（再献桶裙）
（唱）我要把我的爱变成火，
烘暖九里山人的胸膛，
烧毁愚顽的思想，
也点燃你当初的希望！

桑：不啊不啊！（再推让）
（唱）我也要变成火，
去烧沸你缫丝的滚汤，
也火化我爱的奢望。（晕去）

朵：亚芒亚芒，你就走吧，我们就是千仇万恨，你也不要火上添油啊——

芒：（失声痛哭）雅朵妈也——你不知道！
（唱）我要爱她！我要办厂！
就象她曾经对我那样！

桑：唉——
（唱）我不能爱，我会帮忙，
就象你曾经帮我那样。

〔门外有敲门声。〕

芒：（痛不欲生）阿桑啊——
（唱）我恨不能为你分痛！
我恨不能替你受伤！
我恨我当初的愚钝！
我恨我当初的荒唐……

桑：亚芒哥——
（唱）痴心的话儿不要讲，
曾经的事儿莫思量，
只要两寨好，
联合办丝厂，
松岭联合小山匪，
鱼溪联合众姑娘。

此事重相托，
殷殷请勿忘。
若使蚕丝能兴旺，
直如爱我小阿桑！

（白）你走吧，走吧，我的亚芒！

芒：我不能走！我不能走！
（唱）我要为你医治创伤！
我要为你分解愁肠！
一同修复你受损的形象！
一同闪出时代的新光（连献桶裙）

（白）你收下它吧，阿桑！阿桑！……

〔门外敲门声加紧。〕

〔阿雅朵开门，迟旺怒上。〕

旺：（一手揪住亚芒）你，你还装得象！
（对阿雅朵）姨娘啊！
（唱）他松岭寨的林，
飞不出一只凤凰；
他松岭寨的人，
没有一个好样！
莫听他把乖话讲，
哪有豺狗爱小羊？

（对亚芒）你！

（唱）你，好个亚芒！
人面蛇心肠！
假装来打雀，
暗害我阿桑！
移花来接木！
诬陷小迟羊！

（白）走！到乡政府说理去！（揪下）

桑：亚芒！亚芒！（又晕去）

芒：（幕内）阿桑！阿桑！……

〔众瞠目。〕

光转暗、幕落

第六场 审 弟

〔紧接前场。〕

〔二幕前。两娃崽送迟羊崽上。山匪妹追上。〕

匪：迟羊！站倒！
（唱）我昨天，把你审，
叫你是非要分明，
对你哥，要警惕，

不能让他逞歪心！
你呀，（指羊的鼻子）
（唱）今天必定受愚弄，
为什么不打木雀去打人？

（白）你说！

羊：我，我，我没有打！

匪：胡说！你的“打石”都甩出去了，还不认帐！送走！（背泣），我怎么偏偏相好这样个瘟人哟！

〔二幕启，现出乡政府的办公室。壁上挂有火药枪，五管笙，“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锦旗奖状。

〔乡长山正正在埋头写报告，边写边唱。

〔来人见状，立于门首，没有惊动他。

正：（唱）近日来群众反映：
供销社帐目不清。
不收丝不收货压级压等，
又从中挑拨起两寨矛盾。
昨天深入去查询，
才知道（搁笔）——哼！
他破坏联合事出有因！（站起
看见门边有人）

（白）是哪些，进来吧。

〔二娃崽，迟羊进。山匪回避下。群众和阿雅朵、亚普拥上。

二娃崽：乡长，这个迟羊崽，打木雀时，他不打木雀，倒把阿桑头部打伤了，还不知眼睛打瞎没有！

正：噢？！（对迟羊）你是迟旺家小兄弟吧？你为哪样不打木雀要去打人？

羊：我，我没有打。

（唱）我也没有打木雀，
我也没有去打人，
我只是心中难忍。

……

二娃崽：他抵赖，明明我们手中的“打石”都在，他的“打石”却不知哪里去了。

〔迟旺与亚芒扭上。

旺：乡长，抓来凶手一名。

（唱）阿桑刚把木雀升，
他不打木雀去打人，

芒：乡长，我是冤枉。

（唱）阿桑是我意中人，
我打中木雀众人都看清。

普：（对芒）混帐！她是你什么意中人？哪

个喊你去打她升的木雀！（气急）

旺：对！乡长。

（唱）阿桑是他对头人，
他明打木雀暗打人，

正：（唱）听说阿桑要办厂，
找的可是这后生？

旺：（唱）答应联合他是假，
乘机报仇才是真！

芒：（唱）阿桑虽然被打瞎，
也要和他配婚姻！
世间偏有稀罕事，
我这“仇人”要爱“仇人”！

正：噢？！

普：乡长，这，这，这——

羊：哇——（大哭）乡长！

（唱）我……我……听……听——
我心中更……更难忍，
打人的，不是我，
他亚芒，也未打人！

二娃崽：那么又是哪个？

旺：羊崽！你，你怎么又发呆了！乡长，他是呆的！

羊：我不呆！我不呆！

正：大家不要岔他，让他说。

羊：（唱）叫我向阿桑求亲！
叫我用“打石”打人！
叫我要矢口不认！
叫我要赖给他人！

正：是哪个叫你？

羊：（指旺）就是我的阿哥！

旺：你，你疯了！

〔山匪妹冲上。

匪：那他叫你打，你就打呀？！

羊：不不不不。我那么傻呀？

众：那到底是哪个打的？

羊：（再指旺）也是他！

旺：你，你，硬是疯了！我早走了，只怕是你看见我的魂来打的？

〔众骚动。

正：（以手止众）不要闹。让他说。

羊：（唱）他要我打，
我没答应，
想起打人，
手软得很。

匪：那你又怎么办呢？

羊：我，我忍不住哭了，“打石”也拿甩了……

旺：难道你没有打，就是我打的？

旺：唉——你阿哥是怎么打的，你这个瘟人哪，你就快说呀！

羊：（唱）我见他
阴悄悄躲进树荫，
我见他
拿石头掂着重轻，
我见他
东瞄准来西瞄准，

旺：那就该跑去把他止住！

羊：（唱）我见他
眼珠子对我瞪几瞪，
恨了又恨，

旺：那就该对众人讲呀！

羊：我正要说——（唱）我见他
“打石”已出像流星，

一回头，
便见阿桑满脸血淋淋！

旺：你，你早就该吼呀！你！（上前欲打）

羊：我吓昏了，只好哭了……

旺：你这个瘟人哪！（跺脚）

〔众哗然，跃上欲打旺。〕

正：（对旺）迟旺，你该没哪样说的了吧？

旺：（无言）

正：你说呀！

旺：我错了。

〔阿桑踉跄呼吁上。〕

桑：不是亚芒！不是亚芒！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哟！……

〔众扶阿桑。〕

正：（扶住阿桑）姑娘！不是亚芒！不是亚芒！

众：阿桑，打你的那个死鬼，已经查出来了！

桑：是哪个？是哪个？

朵：（痛恨已极）是你那挨千刀的表哥迟旺啊！

桑：哇——（晕去）

普：他们还是亲亲的姨表呢！哼！还要诬赖亚芒！

芒：（阻止）爷爷！

正：现在打人凶手已经查出，我再向你们两家调查一桩事情。先讲清楚，千万不要惹动感情！（对朵）请问阿婶，文化大

革命期间，阿桑家阿爸是被揪去游乡时当场斗死，还是在造反派司令部内斗死的？

朵：（哭泣）游乡时我一路跟随，光听喊口号，乡亲们没有动手，人还是好端端的。是当晚在司令部领的……领的……尸首！呜（哭）——

正：哦——（点头）阿婶不要难过，阿桑也不要难过。（对普）那你老人家的阿崽呢？

普：也是当晚从司令部领回，在半路上……半路上……落的气！呜（哭）——

〔双方又欲争斗。〕

正：大家都不要难过。经过调查，已查明你们两家的死者，不是互相斗死，而是当时的造反派头子打死的。

普、芒、桑、朵：那个造反派头子是哪个？

正：（指下去的迟旺）也是他！

普、芒、桑、朵：（相靠近）天哪！我们都在鼓头啊！

正：没有及早把这层皮子揭开，也是我山正的教训啊！

（唱）想从前两寨人互助相亲，
你养蚕我织绸丝乡有名。
自那年兴造反挑起派性，
割尾巴批暴发丝业凋零。
那迟旺派性头子疯狂甚，
曾经是县革委常委一名。
他亲手制造出两家仇恨，
为的是掩盖真相好脱身，
这些年耍花头东蒙西混，
到如今对办厂妨碍非轻！
只怪我未将历史细谈论，
只怪我未把前途说分明。
今日从新讲：
大家仔细听——
如今党的政策好，
生产自主搞革新，
九里山高物产盛，
蚕丝更是有名声。
大家团结争优胜，
共奔四化好前程！

桑：（唱）听此言，
开眼光，
不怕双目已成盲。